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三編

王氏

醫書集成

卷之三

重刊王氏醫案三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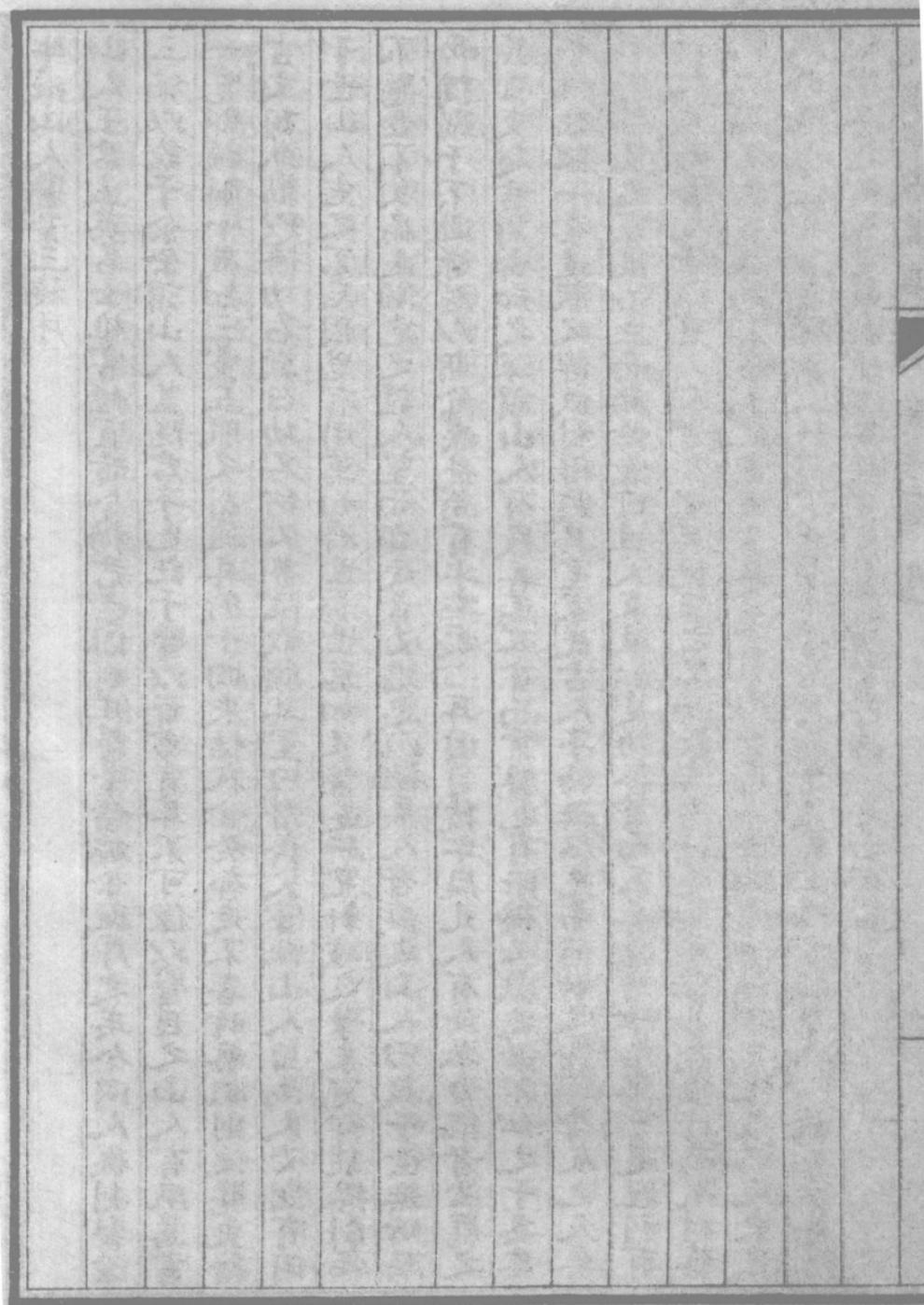
嘗聞有是病。即有是藥。但些小之病。臟氣固有抵抗病菌之能力。雖不藥亦能自愈。若偶遇
疑難危症。認為寒者必投熱。認為熱者必投寒。認為虛者必投補。認為實者必投瀉。雖廣延
諸醫於一堂。其主見必各是其是。際此吉凶反掌之時。反令人茫無適從。甚至日易多醫。不
間寒涼補瀉。遇藥即投。直至氣絕人亡。病家亦竟委之於壽命。聽之於大數。嗚呼。興言及此。
不勝扼腕。詎知皆由後人學識未精。審證不確之誤耳。苟能推尋奧妙。研究精微。博覽前人
醫案。參察脈理。一思百慮。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效者。俞桂庭先生云。醫理深微。非上智不
能討究。以百人習醫。無十人成就。成就之中。無一人精通得一明醫。談何容易。然事在人為。
貴乎自立。如王甥孟英之銳志於醫也。足不出戶者十年。手不釋卷者永夜。邇年在聲屢起
沉疴。余每聞而喜躍。所有歷年治驗。曾令其須存底稿。史縉臣先生亦云。無論內外大小。一
年之中。豈無一二奇證。若懷之於胸臆。則近於秘道不傳。何不將所治奇病。現何證。服何藥。
如何療。如何愈。以為醫案。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認不真之憾。俞氏又云。縉臣先生亦有
此話。可謂先得我心。世之為醫者。遵史氏之格言。效吾甥之苦志。出而問世。必可加人一等。
也。孟英之留存案。可謂承舅氏之遺訓。遵史氏之格言。久而行之。漸積成卷。迨癸卯冬。周君
光遠。選刊自道光甲申迄癸卯醫案二卷。曰回春錄。張君柳吟等。復集甲辰至庚戌醫案七

卷題曰仁術志咸豐丁亥春楊大令素園重為刪定詳加評點附霍亂於後合梓於江西改題曰王氏醫案正續編總刊於江浙久已膾炙人口後如徐君亞枝等續采自辛亥至咸豐甲寅之驗案亦名王氏醫案三編然仍仿編年之例以期遞增無已也又如乙卯至丁己醫案由先生自編即歸硯錄之卷四是也其餘驗案散見於古今醫案按選及泗溪醫案名醫類案者亦不少惟醫案三編及歸硯錄刻於潛齋十種之末原版已遭兵燹且後無翻印行世故流傳甚稀民國元年李氏校刊潛齋八種亦未采此二種余於丁巳秋偶在舊書肆得潛齋十種備重值購歸恐再散佚為此即謀石印併增王案正續編冠於三編前俾相接續而成全璧余嘗讀先生案益佩先生敏而好學嘗寢饋於醫學更能參究性理諸書以格物窮理故審病辨證能探虛實察淺深權緩急每多創闢之處然仍根據古書其裁方用藥無論用補用瀉皆不離運樞機通經絡能以輕藥愈重證為自古名家所未達者更有自始至終一法到底不更方而愈者良由讀書多而能融會貫通悟起象外故楊氏有云王氏醫案議論精透前無古人周氏謂其治病若天授皆不易之定評也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四明後學曹炳章赤電氏序於古越之養性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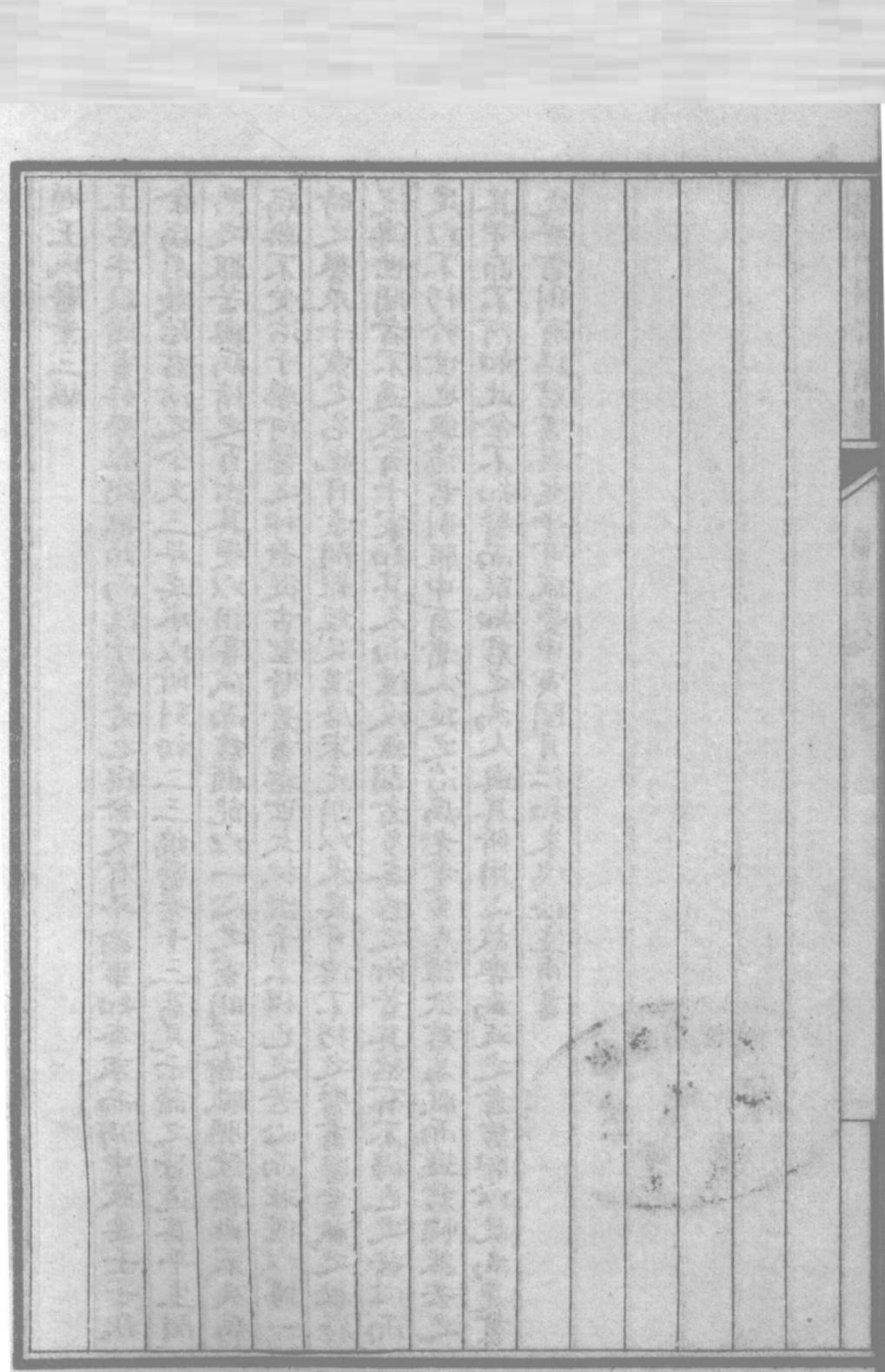
半癡山人醫案三編序

山人王君孟英名士雄嘗經宜黃令楊君素園刻其醫案續編余既序之矣今同人復刊醫案三編以論于余余謂山人蓋隱君子也託于醫以資事育耳不可僅以醫目之山人有夙慧書一覽即領解十歲知三黨五服之別通算術十四失怙衣食於奔走不喜時藝暇則泛覽史籍古文詞或勸以博功名歎曰功名何必勢位哉顏其室曰潛齋父嘗識山人曰為人必期有用子世山人志之不忘因思有用莫如濟世濟世莫如良醫遂研究軒岐之學未冠即能瘳劇疾不懸壺不受扁遇瀕危之證人望而卻走者必竭思以拯馬人皆癡之山人曰我于世無所溺而獨溺于不避嫌怨以期愈疾是尚有半點癡心耳因自號半癡凡人有所求力能者必應之其心交趙君菊齊知之深謂山人有數善焉其貧而業醫也有所得必獻之母不私之于妻其弟性拙闢一業造就之俾成材得贍其室家此古人子婦無私兄弟同財之義其待友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能治生而無餘貲曰祖父家風如是幼孤貧而不填溝壑幸矣其守道輕利有如此然則吾之所以重山人者非驚其絕技之工而欽其內行之篤也君子先德行而後才藝其成而下者有成而上者為之主也昔朱君震亨以醫名一世而遊于白雲先生之門元史且進而附于道學傳吾顧山人敦行不忘將見學益懋而業益充不以方技自域以媲美于丹溪則固吾之所深望哉咸豐四年秋日秀水莊仲方書時年七十有五



題王氏醫案三編

王君半癡讀書好學雅尚氣節而隱于醫者也與余交有年論事知本末而洞中窓要壬子秋
余病劇幾殆君活之今又三年矣承以所刻初二三編醫案十二篇見示讀之皆道其平生閱
歷之艱苦與病情之百出其變以相嘗試而君顧能以一心之靈明疏瀹臟腑使藥無不及病
病無不受治于藥何醫之神哉從古聖賢著書垂世大抵出于不得已之苦心而非僅以博一
時之譽求千載之名也自秦問難經及漢唐宋元明以來其可傳不朽之醫書醫案藏之秘府
流傳世間者不過數百十家知其久而湮沒無聞者多矣君之所著其殆有不得已之苦心而
足以不朽於世也與憶君制服中有貴人延之治病老耄多忌諱欲君易服而進君怫然去之
其守節不阿如此余不知醫而能知君之為人與其所用心故樂為述之者君即以此為是書
之弁言則有玷君書矣惡乎可咸豐甲寅閏月仁和朱瑞崧生甫書



一 王氏醫案周氏初刻二卷曰回春錄久已膾炙人口張氏續選之稿曰仁術志楊氏改題曰王氏醫案續編併初編詳加評點合刻于撫州故茲選以三編名其篇仍仿編年之例以期遞增無已也評鴻闕如俟諸博雅

一 楊氏云王氏醫案議論精透前無古人余將初續二編合刊後求讀者甚眾若能以此一書轉移江西溫補陋習則功德不可限量矣蓋不察病因動輒溫補實是舉世陋習惟江西為尤甚而山人之于醫也初從景岳全書入手其用藥也能不偏尚溫補想天心仁愛默卑以轉移之任耶周氏謂其治病若天授固是定評

一 楊氏云運樞機通經絡為王氏用藥之秘訣無論用補用清皆不離此意愚謂此山人獨得之長故能以輕藥愈重證為自古名家所未達者茲編二卷中治何氏婦一案度盡金鍼有裨後學匪淺

一 山人幼而好學嘗寢饋于性理諸書及觀其言行殊無一毫迂腐氣故其于醫也辨證裁方亦無窒滯氣更難者山人體稟虛寒起居惟謹而不輕服藥乃臨證不執已賦之偏而能泛應曲當聖人云毋固毋我半癡有焉

一 案中治法不但溫涼補瀉隨病而施可為後學津梁也須觀其論證必通盤籌量而後入故能愈人所不能愈之病至于隨機應變移步換形用藥如用兵固當如是更有自始至終

一法到底不必更方而愈者尤見定識定力之不可及也

一案中議論固多創闢之處然皆根據古書既非杜撰諱語亦不勦襲浮言良由讀書多而性情朗澈故能融會貫通悟超象外臨證則洞如觀火用藥斯左右逢原矣然凌虛仙子總須實地修行苟非苦志力學之功深亦焉能臻于此極乎讀是書者當知此義

一山人用藥固皆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間有煞費苦心者聞曩治康副轉之證業已向愈而囊膾之腫多藥不消山人廢寢忘餐窮日夜之力以思之而得憲頤一味加入原方與服果水出有憲氣而霍然病已回春錄雖載其案未敍及此爰贊之以為好學深思之證

一山人疏方必先立案雖運筆如飛不勞思索而人情物理體貼入微往往有閑其案病即已不必更服其藥者如某夫人辟穀慕仙屏人獨處或以為願施治則拒家人無策延山人往書一案令讀之果漸納穀而瘳其神妙類如此聞德清蔡初泉嘗館病者家能琅琅誦其案而山人棄若唾餘概不存稿如此類者容再訪輯

王氏醫案三編卷一

杭州 王士雄孟英治驗
徐然石亞枝纂輯

辛亥春孟英治其今正誕子三朝忽渾身麻冷尋即壯熱大渴汗出不解耳鳴眼淚舌絳無津苔色燥黃腹痛拒按不飢脫悶惡露仍行小溲極熱脈則絃滑右甚是胎前吸受風溫兼挾痰食內滯雖新產血去陰傷見證較劇然病不在營並宜撤熱以安營不可破血以傷營亦不可養陰而助病遂以元參白微危子知母竹茹旋覆菖蒲枳實桔梗為方服之熱雖退而脈不減仍用此方越二日復麻冷而後熱惟舌稍潤苔較薄耳再飲之熱亦即退併吐膠痰數椀略進稀糜間一日又發寒熱或疑為瘧或疑分娩不易用力勞傷恐是虛證苟不及早溫補聲損堪虞孟英一一領之復與前藥熱果漸短渴亦遞減踰日寒熱猶來亦不更方至十一朝始下黑燥矢而寒熱乃休即能安穀計服此藥已十大剉矣始出方與戚少聞之蓋恐眷屬之預聞涼解而有阻撓也諸親莫不驟訖然此證非孟英獨斷獨行斷難成功設泥新姚而通瘀或以為瘧而溫散或疑其虛而滋補勢必驟變即稍有瞻顧亦必邪熱糾纏而延成尊損世人之病往往弄假成真者大率類此

王瘦石今卽遲生年未冠而體甚弱夜夢中忽如覺如驚肢搖目眩雖多燃燈燭總然黑暗醒

後納食如常月一二發乃父以為憂而商于孟英服之細而潤曰真陰不足肝膽火炎所致耳令服神犀丹一月病遂不發繼予西洋參二地二冬三甲黃連阿膠甘草小麥紅棗熟膏服之竟剗其根踰年完姻癸丑已生子矣

朱紹雲今正去年娩後自乳而月事仍行至仲冬乳少汎愆咸以為枉也既而右脇筋絆作疼漸及肩背醫投平肝藥痛益甚改用補劑遂嗽痰帶血人皆以為損矣廣服溫補其病日增延至仲春卧榻已匝月羣醫束手始求診于孟英面赤足冷時時出汗食減無眠脈來右寸溢闊尺滑而微數左手絆而帶滑舌赤而潤微有白苔氣逆口渴所吐之血淡紅而夾痰涎大解溏小溲短且熱曰衝為血海而隸于陽明自乳而妊不爽期者血本有餘也因陽明經氣為痰所阻而不能流通輸布致經斷乳少痰血轉輸而為絡痹竄痛醫者不為分導下行政無出路以致逆而上溢再投補劑氣愈窒塞在山過顙夫豈水之性哉予葦莖湯加茜根海螵蛸旋覆滑石竹茹海蛇為劑和藕汁童弱服以肅肺通胃導氣化痰而領血下行覆杯即愈旬餘汎至不勞培補尋即受孕此證不過孟英必至補死而人亦但知其死于虛勞也服藥可不慎耶

韓貢甫于去冬偶患足瘡癆科治之瘡愈而大便下血漸至腰背疼脹醫謂其虛率投溫補病日以劇迨仲春寒熱時作卧榻不起諸醫束手已治未矣所親陳李竹囑延孟英圖之脈絆

緩而澀苔黃溺赤飲食不思曰此藥病也良由氣機鬱滯濕熱不清補藥亂投病漸入血然猶自尋出路奈醫者不知因病而下血不治其病徒澀其血則氣機愈窒營衛不通寒熱不飢固其宜也而又疑為土敗陰虧脾腎兩補藥力愈峻病勢愈危若我視之原非大病肯服吾藥不日可瘳乃兄聰甫聞之大為折服以海蛇蘆菔湯煎蘆根厚朴絲瓜筋通草白微卮子棟實竹茹等藥投之三劑而寒熱不作胃漸知飢旬餘血止溺澄各恙皆已改服清養藥而康

邵氏子于母殯發引之時忽仆倒不省人事亟請孟英視之灌蘇合香丸而甦又屠氏女送父殯至厝所歸即神氣瞀亂如癲如瘋速孟英治之投以玉樞丹而瘳此即所謂飛尸之候也殳某久患寒熱精遺自汗能食神疲肌肉漸瘦詣孟英診之脈大微絃子黃者建中加參歸龍牡而瘥

夏初孟英挈眷送太夫人葬于阜亭山越日歸其令郎心官患微熱音嘎夜啼搐搦幼科謂其生未三月即感外邪又兼容忤復停乳食證極重也疏方甚厖離孟英不以為然乃用蚱蟬三枚煎湯飲之蓋取其清熱息風開聲音而止夜啼一物而擅此數長與證適相對也果膚杯而愈趙笛樓聞而歎曰用藥原不貴多而貴專精思巧妙抑何至于此極耶然即古之奇方也今人不能用而孟英每以此法奏神效錄此以見一斑

錢希敏室坐草二日既未分娩忽患小便不通勢甚亟乃速孟英視之脈至滑數睛赤口乾以為熱結膀胱氣不化達于車前子滑石血餘括囊知母厄子牛膝紫苑紫草為大劑投之是通溺催生互用之法服後溲仍不行徑產一男既而胞下溺滿其中始知兒出胞後頻飲湯水盡貯其中也孟英曰此證古所未聞余雖初不料其如此然非開泄導下則兒不即娩吉凶未可知矣而折肱漫錄云孕婦將產如患小便不通乃脾氣虛弱不能勝胞故胞下墜壓塞膀胱使然宜重劑白朮大健其脾則胞舉而小便自通者正與此證虛實相對待想其脈必有虛微之象也

幼科王蔚文之甥女向依舅氏于三年前患熱病甚危服多劑涼解始愈第服食雖如常人而五心恒熱黑苔不退口苦而渴畏食葷羶頻餌甘涼之藥經來色黑不紅去年適吳氏仍服涼藥迄不能痊今夏伊舅氏浼孟英診之脈甚滑數曰此熱毒逗留陽明之絡陷入衝脈以衝隸陽明也然人體深沉尚不為大患者以月事時下猶有宣泄之路也其頻年藥餌寒之不寒者以熱藏隧絡湯劑不能搜剔也今每日以豆腐皮包紫雪五分吞下半月後苔果退渴漸減改用元參丹參白朮黃芩青蒿煎湯送服當歸龍薈丸又半月經行色正各恙皆蠲尋即受孕焉

朱生甫明經令郎仲和于六月初旬患瘧寒少熱多嘔渴痞悶逆孟英視之曰曩曾屢患此疾

證形大略相同。廣延名手治療，總難即愈。病輒經年，大受其累。聞君療瘧極神，不知能否于
月內即痊。孟英曰：何限之寬耶？余非神于此，蓋寒暑燥濕風五氣之感於人也。重則為傷寒，
輕則為瘧疾。今所患者，暑濕之瘧也。清其暑濕，旬日可瘳。前此之纏綿歲月而不能已者，必
是不分五氣之源流，徒以見瘧治瘧，而用柴胡、薑、棗等風瘧之方，以致暑濕之邪滋蔓難圖
耳。茲以清暑化濕湯奉贈，放膽服之，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種傷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陽正
瘧之法，以相爭也。仲和避之方，用石膏、杏仁、半夏、厚朴、知母、竹葉、果八劑而安。既而梁甫之
仲郎亦患瘧。孟英視曰：脈數舌絳，熱熾寒微，素質陰虧，暑邪為患也。更不可用瘧門套藥。予
元參、青蒿、白薇、丹皮、黃菊、知母、花粉、銀花、竹葉、卮子數劑而脈減，乃去青蒿、丹皮加生地、甘
草數服而瘳。

石北涯之大令媳，患瘧壯熱如焚，背微患冷，汗多，大渴舌絳，神煩不食不眠，奄奄一息，亟迓孟
英診之。脈細數而芤，知其陰分久虧，暑邪深入，遂予白虎湯去米加西洋參、元參、犀角、竹葉。
銀花石斛為方六劑而愈。人皆聞而異之。孟英曰：見病治病，耳何異之有？然與見瘧治瘧而不
不治，其所以瘧者固有異焉。

韓正甫患瘧，越醫王某進以柴桂薑朴等藥，勢乃劇，所親何新之知為藥誤，改用清解而不效。
始乞診于孟英，脈數而右，更滑大搏，指胸悶不堪，溲赤而渴苦，極垢膩以涼，膈散去芒硝、甘

草合雪羹加厚朴杏仁石膏半夏石菖蒲投四帖頻下宿垢各恙皆減改投輕清以滌餘邪
遂以向愈其時渠兄貢甫之室患瘧初起肢麻且冷口渴苦黃眩瞀善嘔心煩無寐孟英診
曰此亦暑濕為瘧不可溫散者而越醫勸服术朴薑椒等藥病家聞用溫化恪信弗疑二劑
後嘔渴愈甚經不當期而至四肢終日不溫汗頻出而熱不休再邀孟英診之脈漸伏曰此
熱深厥深之謂也溫燥熱補切弗再服病家不信另招張某黃某會診僉云陰暑宜舍時從
證徑用薑附六君加萸桂沉香等藥服之肢愈冷藥愈重八劑後血脫如崩而逝即以春間
為貢甫所治之棺殮焉豈非數已早定耶故雖一家之中同時之病而疑信不同死生判別
况春間貢甫之病治有成效尚蹈此轍無怪乎未經目擊溫熱之害者宜其以服涼解藥為
可恥矣

吾師趙菊齋先生令郎廉士之如君新娩後微寒壯熱小溲全無惡露稍行大便如痢神煩善
哭大渴不眠專科謂瘧痢交作不能圖治遂請孟英援手脈來洪大滑數曰暑為患耳不必
治其瘧痢以辰砂益元散加竹葉銀花丹皮木通元參丹參蓮梘為大劑投之三帖各恙皆平
第營陰素虧即改甘涼濡養善後而愈尚且乳汁全無顧由血少設非清解又當何如耶繼有
表弟潘少梅喬梓同時患暑濕瘧孟英咸與清化法數劑皆愈潘反生疑謂病邪被涼藥逼
伏故瘧遽止恐將來必有他患孟英喟然曰甚矣醫之不可為也世人患瘧苦無良治經